

自選片段

阿津看似漫無目的的行走在一望無際的遼闊平原上。偶爾有微風吹拂。

阿津：好遠……這條路，怎麼會這麼的遠……

阿津繼續向前行走。

阿津：如果一直走下去，會通往哪裡？這條路，會有盡頭嗎？

即使感到懷疑，阿津仍不停的向前走著。

阿津：我怎麼會來到這裡？（頓）現在是什麼季節？（頓）這裡又是哪裡？

四季的景色緩慢的遞嬗。

阿津：這裡看不見盡頭，好像無限的向前延伸……一切似乎都有條不紊、循序漸進，卻一個人也沒有。

阿津若有所思的望向遠方。

阿津：這裡是虛無，還是充實？是理想，還是幻覺？是偶然，還是注定？是瘋狂，還是平靜？

無人回應。一陣沉默。

阿津：（對四周喊）有沒有人呀？這裡有沒有人呀？

依舊無人回應。阿津倏然停下腳步，隨後使勁的向前奔跑，從舞臺右側跑出舞臺——卻從舞臺左側回到了臺上，由此形成一個無限循環。

阿津：搞什麼？

阿津停下動作，緩了緩後，繼續向前行走。阿津持續的走著，直到半晌後，面前出現一棵樹。樹的其中一根枝幹上，掛著一架鞦韆。阿津停在樹前。

阿津：這棵樹……不會吧，是我們小時候的那一棵嗎？怎麼會出現在這裡？

阿津伸手摸了摸樹的表皮，感受著它粗糙的紋路。

阿津：小時候看這棵樹，感覺它好大一棵……怎麼現在看，覺得它似乎變小了。

一陣輕風吹來，將鞦韆吹得微微搖晃。

阿津：（笑）你是在跟我打招呼嗎？好久不見了，樹哥。

阿津輕輕拍了拍樹，感到十分的親切和熟悉。

阿津：你被砍掉的那一天，我跟浩仔都哭了。我們都好捨不得你。我弟小的時候，最喜歡在你身上盪鞦韆了，直到後來有一次，他差點從鞦韆上摔下來。

樹葉發出溫柔的沙沙聲。

阿津：好了，我得繼續向前走了……雖然我也不曉得，我要去往哪裡。

阿津告別樹後，繼續行走在一望無際的遼闊平原上。阿津持續的走著，直到半晌後，面前出現一個男人的背影。背影顯得模糊不清，且與阿津保持著一定的距離，像是存在於兩條平行線上。

阿津：咦，原來這裡有人呀。你好。

無人回應。

阿津：請問一下，你知道這裡是哪裡嗎？（頓）請問一下……

無人回應。

阿津：怎麼感覺眼前的這個人，有那麼一點熟悉……但又好像完全不認識這個人。

沉默。

阿津：他的存在，像是一面立牌、一個形象，而不是一個真實的人。

阿津似乎意識到了什麼，對背影投以意味深長的眼光。

阿津：我看過某本書上說，人是一種血緣的動物……可是我無法完全認同。人雖然是血緣的動物，但同時也是經驗的動物、時間的動物。（頓）當年，他

為什麼會離開我們？這個問題，在我成長的過程裡，已經想過無數次了。不瞭解就不評論。我無從瞭解，所以也無法評論。理由未知的事情太多了，解也解不完。

沉默。

阿津：沒有任何一個問題的出現，可以簡單的歸咎於一個單一原因。（頓）我只是依稀的記得，他眼底的一抹黯然。（頓）這就是我對他全部的印象了。

沉默。

阿津：我得繼續向前走了。（頓）雖然我也不曉得，我究竟要去往哪裡。